

文叢

废名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说梦（节选）

《泪与笑》序

知堂先生

关于派别

蝇

三竿两竿

陶渊明爱菊

中国文章

罗袜生尘

随笔

五祖寺

谈用典故

再谈用典故

我怎样读《论语》

镜

海

榴花

妆台

飞尘

十二月十九夜

街头

《谈新诗》

古代的人民文艺

杜诗讲稿





废 名 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陈洁 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雨斋文丛. 瘦名卷 /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陈洁选.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205-06504-1

I. 苦… II. ①北…②陈…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962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百江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 × 240mm

印 张: $16\frac{3}{4}$

字 数: 236 千字

印 数: 1—5,000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 楠 张 洪

装帧设计: 张志伟

责任校对: 王 勇 赵利华

书 号: ISBN 978-7-205-06504-1

定 价: 24.00 元

序

孙 郁

鲁迅住在八道湾的时候，其寓所就常有友人光顾，是北大学人的沙龙。自从他与周作人分手、离开那里后，八道湾沙龙的意味不仅未断，反而更浓了。周氏身边就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圈子。他的友人、弟子常常往来于此，一时间诸多佳话从那里传来，颇有些故事在里。钱玄同、钱稻孙、徐祖正、张凤举等是朋友辈，彼此相知甚深。而俞平伯、江绍原、废名、沈启无是周氏的学生，感情也非同寻常。这引起了诸多人的兴趣，连胡适、郁达夫、沈从文也来凑过热闹。这些人大多远离激进风潮，喜欢清谈，厌恶政治，象牙塔里的特点过浓，与“左”倾文化是多少隔膜的。鲁迅南下后，与左翼队伍连为一起，对苦雨斋不无微词。而周作人那个沙龙里的人渐渐也成了讥讽左翼文化的一个营垒。京派文化的出现，实在说来和苦雨斋的关系是深而又深的。

周作人给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苦雨斋”，其实有点玩笑的意思。北京少雨，一年的雨季不过几个月，只是有点士大夫雅兴而已。许多人喜欢周氏的文章，在社会间的影响渐多，可与鲁迅相比肩。不过承传其思想与文风的，大多是他的学生。就现代散文而言，鲁迅之外，周作人的辐射力可能也是最大的吧。

苦雨斋的主人与弟子间形成了一个传统。他们都非激进的文人，和胡适、陈独秀那样的思想者亦差异很大。周作人自称自己是“学匪”，意思乃非正宗的儒生，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不过这离经叛道，不是鲁迅那样喷血的忧患和低语，没有紧张感和惨烈的气息。他和自己的学生们在思想上喜欢新的学理和个性意识，古希腊哲学、日本艺术，现代心理学与民俗学都被深切地关注着。还注重对明清文人小品的打捞，志怪与述异流露其间。加之有点欧美散文与六朝小品的余味，遂在文坛上造成了势力，对后人引力一直是时起时落的。

周作人那一群人，不愿意张扬自己，感情多是内敛的，写文举重若轻，学识与趣味相间，没有迂腐气和时尚气，但精神的力度亦不可小视。周氏的短文在知识的庞杂上无人过之，审美的含蓄与诗意的淡雅，不失锐气，有时甚至撼人心魄。废名的作品隐曲青涩，如禅机暗伏，妙音缕缕。他其实深谙西洋文学，但行文偏没有洋人气，反而倒十分中国。又和士大夫者流距离遥遥，使周作人那样书斋的博大变为乡野古店的清风，有了似人间又非人间的况味，将现代小品推向高妙的境界。俞平伯暗仿苦雨斋笔记，在旧时文章间骯骯而行。他在才气上不及废名，而学问是自成一格。那些关于《红楼梦》与宋词的研究文字，得前人之余绪，深浸于古曲与旧学之间，温和里散出爱意。江绍原是民俗学的先驱，其文字多有鲜活之色，谈民间文化与初民信仰，能从现代科学理念里为之，思想是紧追胡适、鲁迅、周作人的。至于沈启无，其文深染苦雨斋笔意，连句法也亦步亦趋。他关于

明清小品、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也一时被读书界关注。钱钟书就曾著文专门谈论沈启无编的那本《近代散文抄》，偶尔的谈吐里也多涉猎周作人的思想，在文坛都是可久久打量的事情。

和周作人关系深的人，都不是喜欢热闹的舞台。他们远离革命，拒绝左翼思潮，思想盘旋在古老的希腊和十八、十九世纪西洋的经典文献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新旧文化，在特征上过于功利化和道学气，要救这病症，就必须有超功利的心境，将内心沉浸在纯粹的精神静观里。所以，在他们那里，没有印象派的灵动与象征主义的晦涩，没有流血的痉挛和绝望的哭诉。他们几乎不亲近尼采、凡·高、塞尚的艺术，而是在永井荷风、左拉、弗洛伊德式的文本里瞭望世界。废名就承认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有许多从洋人的小说那里来的，加上有点六朝的遗风。他从周作人那里懂得了阅读西洋原典的意义，因为不了解古希腊与希伯来的文明，对外国的思想的理解总有些问题。至于对中国的历史，倘不去找远离八股的心性之文，那是无所谓进化与革新的。江绍原先生研究古老的遗存，就有一种期待，他从洋人的学说里找到科学与逻辑的东西为己所用，境界是不俗的。而他研究中国问题时，文风却是中国气味，没有食洋不化的毛病的。他们都受到了周作人文化观的启发，以平和之心追根溯源，要寻找的是人类精神的某种原型。这其中的快慰，我们从他们的文章里都多少可以感受到吧。

先前的文人讥讽苦雨斋是逃逸社会的群落，那是不确的。他们也臧否人物，偶发牢骚，只是隐语过多，在

审美的层面萦绕，鲜被注意而已。周作人和他的学生们在文章里不都是自娱自乐，对文化的批评随处可见。他们嘲弄旧式学问，亲近个性主义的艺术，精神常常放逐在荒漠的空间，在岑寂与清冷里重审艺术，根底还是人生哲学的顿悟。废名就在文章里说：

中国的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我这话虽然说得有点游戏，却也是认真的话。我说厌世，并不是叫人去学三閼大夫葬于江鱼之腹中，那倒容易有热中的危险，至少要发狂，我们岂可轻易喝彩。我读了外国人的文章，好比徐志摩所佩服的英国哈代的小说，总觉得那文章里写风景真是写得美丽，也格外有乡土色彩，因此我尝戏言，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至少他是冷静的，真的，他描写一番景物给我们看了。我从前写了一首诗，题目为《梦》，诗云：

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
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
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
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

我喜读莎士比亚戏剧，喜读哈代的小说，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简单一句，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

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延陵季子挂剑空垆的故事，我以为不如伯牙钟子期的故事美。嵇康就命顾日影弹琴，同李斯临刑叹不得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未免都哀而伤。朝云暮雨尚不失为一篇故事，若后世才子动不动“楚襄王，赴高堂”，毋乃太鄙乎。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的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我读庾信是因为读了杜甫，那时我正是读了哈代小说之后，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意，花无常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园”，都令我喜悦。“月逐坟园”这一句，我直觉的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杜甫咏明妃诗对得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是从庾信学来的，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了。中国诗人善写景物，关于“坟”没有什么好的诗句，求之六朝岂易得，去矣千秋不足论矣。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像似苦雨斋师生间在文章美学里的纲领，他们的诗意的精神不免傲视群雄，自以为独得了天下文章的要义。废名此文写于1936年，正是左翼文

化浓烈的时期。他觉得艺术太靠近时尚思潮，大概是个问题，不可被实用的语境所俘虏，否则不过时文与滥调。和废名一样，俞平伯对伪道学与民族主义亦多警惕之语，注重的是经典的艺术。偶涉现实也是出语不凡，锐气暗藏其间。当世人主张抵制日货时，他却不以为然，以为自强才是真的，造出了比日货更好的产品比空喊爱国更重要。否则不过义和团的再演，徒受折腾。他和废名从周作人的思想里受到启发，实用主义不能救国人的灵魂，只有远离喧闹，静回己身才能超越轮回。所以，苦雨斋在对当时文人的批评，都有些超时空的冷观，他们对狂热之际的青年的警告，其实是纯粹诗人之梦的一个演绎。当战士，他们不行；做隐士，也是笑话。就这样不温不火，不东不西，既拒绝旧的士大夫气，又反对血色的革命，除了在文字里发点牢骚，实在也看不到别的什么。

新文学不久就被苦难与政治所遮掩，这是历史的必然。逃逸那种必然，在左翼青年看来就不免有些落伍。可是文化生态告诉世人，在激烈的内乱里，总有些保持内心安宁的人，这些也多不合时宜。日本军队入侵北平时，周作人在黑暗里欲保持安宁而不得，俞平伯则避世不出，废名逃到湖北黄梅去了。沈启无随着老师欲振兴文学，却不能免俗，不料被周作人逐出师门，落得凄苦之境。但他在日伪时期也为抗战人士偷偷做了些事情。在那样的乱世，要洁身自好，是大难之事。他们的矛盾和困苦，以及不能一以贯之自己梦想的个性，在今天看来，都是时代的奚落。比如废名就曾不喜欢鲁迅，对周作人推崇有加。五十年代后却写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

态度大变。江绍原早年相信老北大知识阶层的意义，以为胡适、周作人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可是在政治运动里又不得不批判自己，渐渐远离这苦雨斋的情境。俞平伯在五十年代就遭受批判，其力之强是他所未料的。竟没有留下几篇关于苦雨斋回忆的文字，真是可哀可叹的。

现在看俞平伯当年的日记，他和废名、江绍原、沈启无往来八道湾的记载，梦一样的飘忽美丽。那时他们之间的交流，有着温馨的爱意在，谈天、喝茶、讥世，有点竹林七贤之味，又仿佛流杯亭间的吟诗作赋，宇宙万物、人间烟云，都在笑谈间成诗成画。这些读书人在混乱的年代营造了自己的园地。虽然知道这样的园地并不长久，大家都在无奈的时空，可是梦没有断，思想也就慢慢地延伸在书与文字间。他们对抗不了时代，却对抗了无智与无趣的精神暗区。这些脆弱的存在，在残暴的压榨里却显示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魅力。他们似乎也证明，在道学之外的世界，天空与大地是极为宽广的。大家不过是耕耘了一点小小的园地而已。

我们早就想编一套苦雨斋丛书，把这一脉的风致系统昭示出来。苦雨斋散文不仅是文学史层面的精神闪光，实在说来，也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的群落。研究现代文学史，这个群落给人的暗示，不亚于左翼队伍。在审美的层面上，呐喊与高呼口号容易，而有悠远的情思与深幽的学养则非下一些功夫不可。中国后来的激进主义文学成就不俗，但除鲁迅外，能与古今自由对话的思想者则少而又少。但苦雨斋这个群体却保持了一种精神的冲淡与宁静。他们的高低不一的文本抵制了精神的粗糙，

使我们知道超功利的挣扎与现实的挣扎同样不易。前者在中国的今天几乎成为稀有之物，而后者则不呼即来，土壤丰厚，至今亦流音不绝。我们讲文化要有一个生态，就是对稀有的存在的关注，使之还能在枯萎的园地里看到曾有的绿意。出现一个鲁迅很难，出现苦雨斋在今天也是梦中之事。有梦，是个不安于固定的冲动，总比无所事事要好。我们深知这样的神游也非海市蜃楼般的徒劳。

2008年12月14日

目 录

序

散文

003	说梦（节选）
005	《泪与笑》序
007	知堂先生
010	关于派别
021	蝇
022	三竿两竿
023	陶渊明爱树
025	中国文章
027	罗袜生尘
028	随笔
029	五祖寺
033	谈用典故
036	再谈用典故
040	我怎样读《论语》

诗歌及诗论

047	镜
048	海
049	掐花
050	妆台
051	飞尘

052	十二月十九夜
053	街头
054	谈新诗
054	《尝试集》
059	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068	古代的人民文艺
071	杜诗讲稿（第一讲）
071	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在
	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小说

081	桃园
088	菱荡
092	浣衣母
098	竹林的故事
103	桥（节选）
103	万寿宫
104	闹学
105	芭茅
107	“送路灯”
110	棕榈
112	清明
115	路上
118	花红山
121	今天下雨
124	桥
128	塔
131	桃林
135	水上
140	钥匙

147	莫须有先生传（节选）
147	自序
147	莫须有先生下乡
153	花园巧遇
159	莫须有先生不要提他的名字
163	莫须有先生今天写日记
170	月亮已经上来了
179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节选）
179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191	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
201	关于征兵
215	这一章说到写春联

附录

229	枣和桥的序 / 周作人
231	怀废名 / 周作人
235	废名年表
245	编后记

最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最不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有许多人说我的文章 obscure，看不出我的意思。但我自己是怎样的用心，要把我的心幕逐渐展出来！我甚至于疑心太 clear 得利害。这样的窘况，好像有许多诗人都说过。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当”。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



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说：艺术须得常是保持“a continual slight novelty.” 西蒙士（A. Symonds）解释这话道：“Art should never astonish.” 这样的实例，最好是求之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包含可怖的事实，然而我们读着只觉得他是诗。这正因为他是一个梦。不要轻易说，“我懂得了！”或者说，“这不能算是一个东西！”真要赏鉴，须得与被赏鉴者在同一的基调上面，至少赏鉴的时候要如此。这样，你很容易得到安息，无论摆在你面前的是一座宫殿或只是一间茅舍。有时古人的意思还

说梦 (节选)

最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最不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

有许多人说我的文章 *obsure*，看不出我的意思。但我自己是怎样的用心，要把我的心幕逐渐展出来！我甚至于疑心太 *clear* 得利害。这样的窘况，好像有许多诗人都说过。

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说：艺术须得常是保持“*a continual slight novelty*.” 西蒙士 (A. Symons) 解释这话道：“*Art should never astonish*.” 这样的实例，最好是求之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包含可怖的事实，然而我们读着只觉得他是诗。这正因为他是一个梦。

不要轻易说，“我懂得了！”或者说，“这不能算是一个东西！”真要赏鉴，须得与被赏鉴者在同一的基调上面，至少赏鉴的时候要如此。这样，你很容易得到安息，无论摆在你面前的是一座宫殿或只是一间茅舍。

有时古人的意思还没有说出罢，然而我看出了，莫逆于心。这一类的实例举不胜举。记得有一回我把这一首诗指给一个友人看——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我对着我的朋友笑道：“你读了陶渊明这个‘惧’字作如何感呢？我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然而解诗者之所云，了不是那么一回事。难怪他们解不得。

有时古人只是无心的一笔罢，但我触动了，或许真是所谓风声鹤唳。这个有很大的道理存在其间。著作者当他动笔的时候，是不能料想到他将成功一个什么。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然而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所以虽是无心，而是有因。结果，我们面着他，不免是梦梦。但依然是真实。